

4756/31

义县文史资料

第五辑

政协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

目 录

地方史料

军邮路上遇土匪……………敖秉有 (1)

镐劈日寇松板……………

……韩春山口述 王书林 李春元整理 (6)

一次匪患

——“六合”火烧后营沟……………

马文章 宋桂山口述 秦凤学整理 (15)

人物简介

马子丹轶事…裴景周供稿 文史办整理 (20)

爱国的马母……………吴秀璞 (34)

谢朝品抗日生涯……………

……商广志口述 吉书智整理 (40)

忆外祖父宋彬如……………杜宇 (49)

义县西医助产的开创者——骆悟贞……………

.....	骆沐恩 口述	李文斗整理	(62)
回忆我的父亲赵洪文.....		赵玉书	(71)
汤玉麟生平略谈.....		商成山	(74)
兴亚台与王兴亚.....		李文斗	(89)

历史沿革

义县邮电事业沿革.....		敖秉有	(96)
旧社会义县粮食行业概况.....		张士元	(106)
义县女子实业学校.....		张鼎元	(112)
义县大凌河水患.....		文史办整理	(118)

文物考古

义县境内的辽东镇长城.....			
.....	刘少玉供稿	文史办整理	(128)
九官台边门.....		李秀兰	(137)

民族宗教

✓ 义县基督教.....		胡宝生供稿	(140)
--------------	--	-------	-------

军邮路上遇土匪

敖秉有

一九四八年秋，在辽沈战役中义县首先解放，解放区随之扩大了，我们的军邮路也就相应发展起来。当时由于战争的需要，新义、锦承铁路被破坏了，公路也失修，交通很不方便，繁重的邮递任务落在我们军邮局交通班的肩上。

解放前义县以大凌河为界，河南（包括县城）属热东（十八军分区）地委领导，称为锦义联合县，县址设巴图营子；河北属热辽（二十一军分区）地委领导，称北阜义联合县，县址设清河门。一九四九年义县解放后合并为义县，属辽西省。义县军邮局（局长木华林）由义县县委政治处领导，直接负责人是张万良。主要邮路干线有义县——北票，义县——清河门，义县——刘龙台——巴图营子——朝阳七

道岭。支线若干，通往各区。

我当时是跑义县——北票邮路的交通员。北票是经转局，军分区的指示，后方的文件，承德出版的《群众日报》等，均通过北票军邮局转往义县，而义县的请示、报告和信件也要送交北票再转给各方。

我当时只有十七岁，年龄虽小但身体健康，非常愿意肩枪送信。我们每次执行任务都是两个人一班，早晨三、四点钟背上邮件，携带武器，步行出发，大约在午后三、四点钟到达北票，交待好文件后，领取返回邮件，休息一夜，翌日早三、四点钟再由北票出发走回义县，也是午后三、四点钟到达。每次行程单程一百三十多华里，十几个小时。负重约达二、三十公斤，早晚用饭于两地军邮局，午间都是吃些随身带的凉饼子或炒面，渴了喝口山泉水。由于义县刚刚解放，路上时常遇到一些国民党谍报队、红眼队和土匪拦路抢劫、抓人，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

有一次我和杨福玉（上园扎兰营子人，人称大杨）执行任务，走到上园（当时叫朝阳寺）西边吉兴沟梁上，发现梁上一个沟里有四、五个人拿着枪看着我们，躲躲藏藏的。有经验的大杨说：“小敖，站住别走了，前面几个人一定不是好人。”他拉着我跑到一块大石头后边隐蔽起来。他首先朝敌人打了一枪，我吓了一跳，问他：“你怎没看准就开枪呢？”他说：“你不开枪，他们就该开枪了，如果他们先开枪，我们带着这些邮件怎能跑得了，不是受损失吗？”他又告诉我：“注意观察，咱俩一替一枪打。”对方一齐向我们猛烈射击过来。大杨说：“不要怕，你挖个坑把机要文件埋起来，我先对付他们。”我就用石块和枪托急忙挖坑埋机要文件，大杨一个劲地打枪。我对大杨说：“我们的子弹不多，这样打子弹没了怎办？”他说：“你放心。打吧！”我把邮包埋好后，又压上一块石头作标志，大杨接着又给了我十发子弹，并告诉我要有间歇地打，不能

停止。他说：这些人不象一般的土匪，以拦路抢劫为目的，听到枪声就会跑的。他们的目的是想要枪，我们这里总有枪声他们决不会冒险上来的。同时，我们的枪声也是报警，让附近的区小队知道这里有情况来支援我们。”我们相持打了半个多小时，从北边打来了两起排子枪，土匪们的枪声哑叭了。原来是北票县南岭区小队，听到枪声赶来支援我们，彼此介绍情况后，我们向他们深切表示感激之情。起出机要邮件后，区小队又把我们护送到金岭寺边界，继续向北票进发。

路上大杨告诉我：“这些子弹都是从县大队搞来的，平时我从不轻易的用一颗子弹，子弹就是生命。而今天如果不用，我们的任务和生命就都完了。”并语重心长地说：“当交通，要沉着、机智、有胆量，交通员就是战斗员。”

当时是十分艰苦的，但我们革命意志都很坚定，记得我们当时在长途行走时还编出一个

顺口溜：

交通班不简单，全副武装送邮件；
有文件有报刊，弄得敌人乱转转。
交通员真艰难，一天步行一百三；
腰也疼腿也酸，脚上打泡还出班。
跑交通乐陶然，传递信息两喜欢；
任务完捷报传，全国胜利在眼前！

可见当时的革命乐观主义态度和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

（作者敖秉有曾任义县邮电局副局长，现任义县邮电局工会主席。）

镐劈日寇松板

韩春山口述 王书林 李春元整理

我叫韩春山，今年69岁，原来住在义县留龙沟村大南沟西北的一个小山沟里。一九四五年被骗去阜新煤矿当“挺进队”（实际就是劳工）。在艰苦的环境里，在日本鬼子残酷压榨下，我们被迫举起洋镐，劈死了凶恶的日本鬼子松板，为阶级兄弟报了仇，为中国人民争了气。要问我们是怎样干的，还得从头说起。

受骗当劳工

伪满政府有明文规定：凡十八岁至二十五岁的男性国民都要服兵役。国兵检查不合格（俗称国兵漏子）都要去“勤劳奉仕”，二十六岁到五十岁的都要去当劳工服劳役，干的是又苦又累又危险的活，活着去，死了回来的不少。有钱有势的人，通过拉关系，找门路，花了钱就可以找个借口免去或缓去劳工。没有势

力的，可以拿钱雇人顶替。一般贫苦农民，就只好听天由命去干活了。

一九四五年夏天，留龙沟村公所传出消息：西阜新高德煤矿来招挺进队，来人说挺进队不下煤洞，既顶劳工，还能挣点钱，年龄是十八到二十五岁。我听到后很高兴，不过就是大两岁。我忙找到本村好友陆玉山和刘玉坤，我们商量决定一起去，至于我的年龄问题，由他们负责和村上说，帮我办手续。我们都把这次去“挺进队”当成了一件“美事”。

我们在村上办了手续，由专人送到义县，县里接收后又把我们交给了一个穿着矿服的人。我们这批人不太多，大家紧紧围着这个矿上的人，问：“啥叫挺进队呀？”他待答不理地说：“管采煤的。”又一个人追问：“管采煤，是我们采呀？还是管别人采呀？”他不耐烦了，说：“问啥？到那儿就知道了。”大家还要问，他最后说了一句：“和劳工一样。”大家从这个人的神态和表情上感到有些不妙。

我们有些犹豫了，但是已经来了，也只好走着瞧了。

在西阜新车站下车后，我们都转向了，谁也不知道东西南北，只好跟着那个人走。不多时进了一个大院，门上牌子写着“高德矿工宿舍”，我们被分住到各个小屋。小屋里是火炕，白灰墙已被煤烟熏成黄色了，脏得很，因为这里既是宿舍，也是吃饭和养病的地方。傍晚，来了一个队长给大家讲话，说：“我们急需开采煤炭，支援大东亚战争，你们挺身而出，参加挺进队，可谓优良国民。挺进队就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劳动，将来还可以当队长带劳工……”大家听了这番话，心凉了，傻眼了，知道当挺进队是来送死的，这才明白是受骗了。

井下遇良友

我们被带到矿井下劳动了。井下可黑了，巷道又窄又矮，中间一过煤，就得紧紧贴在墙边，一不小心就要被刮伤，脚下的水呀、泥呀

很多。最令人可怕的就是坑内事故多，冒顶、片帮、煤气、漏水，时常从坑里往上运死人。尤其令人难忍的是井下的日本人经常打人。他拿一根胶皮管里串着铁线做成的鞭子，这儿瞅瞅，那儿看看，说打谁就打谁。大家成天提心吊胆地干活。

矿井里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人，那就是犯人。他们按时集中来，集中走，有专人拿枪看着他们，他们劳动时间比一般人长，吃的穿的比一般人差，平时不许他们随便谈话。他们到底都犯了什么罪谁也不清楚。

一天，我在掌子面干活，看到一个犯人在暗处趴着。我到他跟前小声问他怎么了？他说：“我干不了啦，一是饿，二是鞋破了走不了路。”我看他那衣裳和鞋破得太不象样了，于是对他说：“你明天还到这儿来，我给你点。”第二天，我送给他一双旧鞋，还给他两个窝头，他连说：“谢谢”，并告诉我不要再送东西，以免连累我。我又悄悄的问他哪里

人？叫什么？犯了什么罪？他告诉我他叫孙焕章，是安徽人，是好人。我想好人怎么当了犯人？他不让我再问，说以后告诉我。一天生两天熟，以后我们有机会就偷偷的唠一唠。他说的话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一些。

什么是犯罪？日本人抢走我国许多东西不许我们说，日本人打中国人不许我们喊，说了、喊了他们就说我们犯罪了。我们成天给他们白干活，他们还打我们，到底谁犯罪？我们总有一天会跟他们算帐的。

怎样跟日本人斗？他说第一是不干活，我们绝不能多采煤给日本鬼子运走。第二是劝说大家抓住理一齐跟他们讲理，他们最怕大家齐心。

日本人能斗倒吗？他说眼下他们就要完了，他们的盟友德国、意大利都垮台了，苏联也出兵了，他们没几天了。

听了他的话，我想他一定不是简单的人物。我遇上了这样一个人，心里开阔了，胆子也大

了，我开始泡工了，我和大家更团结了，我决心忍耐眼下的困难，跟日本人斗，迎接胜利的到来。

劈死松板

有一次，邻坑（太平矿）抽水泵出了故障，水流到我们的巷道里来了，水越来越大，不大工夫掌子面上水也满了。我们以为是打漏子，急忙往外跑，站在洞口看热闹。可是不久井下喊水停了，这回日本人哇啦哇啦喊起来，让用抽水机抽水，让劳工清淤泥。日本鬼子松板看到淤泥不清除就不能采煤，心急如焚，强迫大家快干，不让人歇一下。这活又脏又累，我实在干不动了，刚一直腰，就被松板看到了，一边骂着“叭嘎”，一边就打我一鞭子。我一看因为发生事故，日本鬼子生气了，就和陆玉山、刘玉坤说：“小鬼子急了，今天没好，咱得躲躲去。”大家说：“怎躲啊？”我急中生智，想起了用棉花垫灯泡让灯不亮的方法，告诉了大家，大家一试真行。于是我们三

人一齐找松板说：“太君，灯的不亮的，换换的有。”松板气冲冲说：“快快的回来。”我们说了声“是”就跑到了井上。这时是下午三点多钟，我们也不想再下去了，就找个僻静的地方睡了起来。这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晨，正赶上上早班。在点名的时候，松板看到我们三个人，他把眼睛瞪圆了，走到我们跟前嚎叫起来：“叭嘎！你们的昨天哪边去啦？”我说：“换灯的。”松板说：“什么的换灯？昨天的换灯，今天的回来？”我说：“不是的。”松板嗯了一声说：“什么不是的，下井的再说。”

我们一边下井一边合计：我们可得注意，他真的下毒手收拾我们，我们就和他拼。大家都会意的点了头，心里有了准备。松板到井下后，安排了大家的劳动，随后叫住我们三个人。他掀起小胡子，拽着我的脖领子狠狠地连拉带推地说：“你的，昨天哪边去的？”我还是说：“换灯的。”他一边说一边就打起我的耳光。他们两人都为我作证说：“真的，换

灯的。”松板说：“什么换灯的？你们身上泥的没有。”说着他拿出刀来，对着我们说：

“你们说谎的杀了。”我一看这事不好办，承认没有好，不承认也是没好，日本鬼子生气了真会杀人的，索性和他拼吧。正当松板刀对着陆玉山的时候，我从背后一下子就抱住了他，我们三人一齐下手，三下五除二就把他按到煤洞里。这时松板拼命嚎叫，我想这可不好办，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就给了他一洋镐，接着他们也就一人一镐地劈起来，将松板这个大坏蛋给劈死了。我们急忙甩掉了头上的矿灯隐蔽起来。在附近掘煤的劳工听到鬼子嚎叫时，都假装没听着。后来看我们灯都灭了，他们认定出事了，走到我们跟前说：“干的好！快跑，逃命要紧！”

我们三个人走出矿井，根据平时挑水时所发现的电网缺口，顺利地逃了出来。我们逃到深山老林，靠野菜、野果为生，直到日本鬼子垮台了，才结束了野人般生活，返回了家园。

后 记

后来听说，我们逃跑之后，劳工们都知道松板被劈死了，赞扬我们是好样的，并说：

“杂种们再逞凶，我们也整死他！”矿里第二天就下了通缉令，大街小巷贴满布告，还向各乡村公所下通缉捉拿我们。矿里的鬼子也受了震动，威风小了。乡里人对我们说，要不是赶上“八·一五”祖国光复，还不知道要受多少苦呢？